

<<滇西刀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滇西刀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6016251

10位ISBN编号：7806016252

出版时间：2004-3

出版时间：万卷出版公司

作者：阿闻

页数：16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滇西刀事>>

内容概要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几个北方的男子被生活所迫闯荡到了滇西。

他们从“押解柳姑娘”开始了“刀客”生涯。

生存太艰难，秦大哥命案在身，郁闷中客死他乡，留给老李一把神奇的户撒刀；刘二哥跑了单帮，后恶病纠缠不得自由，他儿子为报父恩，勇闯高黎贡山寻药，用失去一只手臂的代价换得了刘二哥的康复；杆子和老李一起生活在小城镇里，各自有了女人、家庭，却经历了生离死别——杆子死在土匪的枪下，老李的儿子多年后死在贩毒团伙的刀下。

柳姑娘受不住人生悲喜，终于疯了。

当年的知青韩成救了疯女人。

韩成自己却为情所困，封闭在昔日的回忆里。

刀客，在滇西和在大城市里，同样是过时的称谓。

麦焯说，她需要这样的称谓，这样的称谓才能使她找到感觉……阴阳，确实在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交合。

这个故事不普通，用普通的语言来表述，需要勇气。

也许，您的阅读习惯被颠覆了，也许，您需要看到最后才能列出时间上的纪年，这样的故事，不可以一口气讲完，也不可以一口气理解——世界本来就不简单。

这是一部充满阳刚气息的作品，在满世界风花雪月地演绎文学的时候，它能给您带来“高原风”的震撼。

<<滇西刀事>>

作者简介

阿闻，从事小说创作十余年，出版和发表中、短篇小说《血腥玛莉》、《城行西街》、《人魔传说》、《血盘龙》、《玷污》、《深圳假期》、《京城娘们》及报告文学等作品。

长篇处女作《纸门》荣获2004年“新浪·万卷杯中国原创文学大赛”最佳长篇小说奖。

《滇西刀事》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。

现任职于《生活新报》。

<<滇西刀事>>

书籍目录

阿闻，从事小说创作十余年，出版和发表中、短篇小说《血腥玛莉》、《城行西街》、《人魔传说》、《血盘龙》、《玷污》、《深圳假期》、《京城娘们》及报告文学等作品。

长篇处女作《纸门》荣获2004年“新浪·万卷杯中国原创文学大赛”最佳长篇小说奖。

《滇西刀事》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。

现任职于《生活新报》。

<<滇西刀事>>

章节摘录

书摘 杆子媳妇把我叫到后院瓜园里，她看着我，很安详的样子。她很多时候不会笑了，这安详表情就是她正常的表情，等她把两眼瞪大、把嘴巴张大的时候，对我来说就是恐怖了，我老感觉她那样子是要犯病，虽说杆子说不是那样，杆子说他媳妇犯病抽风一般没有前兆。

我自顾自地说着话，在她面前都是别人说话，是她叫我来后院的，也不能等着她问我什么，我也不能去直接问她“你要做什么”。

小时候我就怕抽风的人，我看得抽风的人在抽风时那种表情，那比死还恐怖。

那时候抽风的人一定是和死亡搏斗，那得叫挣扎。

我说嫂子你吃不吃瓜？看起来没熟透，但吃起来已经是甜的啦。

我说今年的瓜小一些，去年的大，去年有一个特大的，我送给了你家，记没记得？我说北方说水大瓜就大，水小瓜就沙，今年保证个个都是甜沙瓢儿。

我说你看我还出息成瓜农了，侍弄瓜成了行家，今年都是我侍弄的，堂妹什么也没管。

我说堂妹在家里忙里忙外的其实也挺累的。

杆子媳妇就蹲在瓜地里，把头埋在膝盖中间，她说了一句话因为声音小我没听清，就问了她一句，她又说了一遍我还是没听清，就又问了一句。

她就一把把我给推倒了，眼泪在眼圈里含着。

这次她的话我听清了，她说，她想要个娃儿。

我愣在原地，心里不是滋味。

杆子和她结婚好几年了，怎么也该有个娃娃了，杆子为了这个事儿没少找大夫没少吃药，但还是治不了这说不出的病。

杆子说毛病不在他，是女人生不出来。

每次私下里提到这事，杆子的话就少，不往下聊。

我没接她的话。

我知道她不顺心，可我不知道该接个啥话儿。

她就流眼泪，她上前拉起我，就势抱住了我。

她嘴里嘟哝着，她说，她想和我。

我跑回屋里，心想这女人疯了。

我跑的时候没小心连摔了两个跟头。

她在瓜园里没跟着我回来，她还蹲在地上，在那哭。

我趴在门边看她，我怕她抽风。

孩子，这件事情我一辈子都记得。

我和别人说起这件事的时候都保留了这一部分。

我得说说啊，带到阎王爷那里我不甘心啊。

我没说给我老伴听，我永远都不会和她说。

孃孃最后疯了，她疯了以后，我就确定了我得把一部分故事藏在心里了。

这件事我也不能对自己的儿子说啊，他这是死了，不死我也没法说啊。

后来的事情是杆子从高黎贡山回来以后发生的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至今也不知道杆子和媳妇那天闹了什么矛盾，杆子媳妇就跑到了我们家，面对着堂妹不出声，流眼泪。

半晌，她就拉着我出了院子门。

我问她嫂子你要去哪里，她也不说话，就拉着我走啊走啊。

我和她边走边撕扯，没完没了地撕扯，直到她把我拽进甘蔗林。

那时候是傍晚了，太阳已经下山，天是黄色的，甘蔗林是黄色的，我和她也成了黄色。

甘蔗林里实在太暗，我没有找到路能走，因为时刻怕她抽风犯病，我就得紧跟她。

她也不放手，死抓住我。

<<滇西刀事>>

当时我是很怕，我也不知道怕什么，反正是怕。

她拉我停下来，面前就是我和堂妹搭建的那个幽会的窝棚。完了！我知道我和堂妹的秘密已经被她发现了。

她并没抽风，把我松开，满脸是汗。

她自己躺在了窝棚里，也把衣服脱下来挂在能遮挡住窝棚里面的地方，就像堂妹做的一样。

我往前迈了一步，蒙了，差点儿觉得那里面是堂妹。

我又后退了一步，然后又后退了一步。

这回退得老远。

还分析个啥？我马上知道了她要干什么，但不知道我自己该干什么。

这段时间我根本就没有概念了，也可能是一刻钟，也可能是一个小时。

我坐在窝棚外，坐在地上，眼看着西边太阳慢慢下去了，甘蔗林里不黄了，黑了，眼看着就看不清三角窝棚了。

这段时间，窝棚里一直在哼唱一个小调儿，细声细气的，就和竹林里的鸟唱歌一样。

她在里面唱：山上有孔雀哩啊哩，顺山飞喽，水里有鲤鱼哩啊哩，顺水流喽，找个男人嫁哩，哎——生个小娃娃么，娃娃长大哩，哎——顺街走啊喽……好多歌词我根本听不懂，只有这几句接近汉话，我能听个大概。

到后来就是哼唱了，根本没有歌词儿，而调子却特别委婉。

然后，歌声停了，我听到她起身，听到她走出来了。

然后，一个黑影光着身子靠近了我，停在我面前，蹲下。

再然后，一把冰凉棒硬的刀架住了我脖子，刀在我的脖子上抖了一下，从脖子侧面滑到正面，从正面向我推。

我得躲刀锋，仰面朝天地倒了。

她扑在我身上，那把户撒刀就落在我耳边。

那天晚上杆子媳妇在我耳边说了好多话，我懂的只有一半。

另一半是她的土语，还有她表达不清的什么东西，我怎么也听不明白。

我扳开她脸，好好看她，我怕她抽风，别抽我身上。

但她很正常，对我笑，露出来白牙。

我推她，又不敢使劲儿，想和她说话又没话可说。

我在甘蔗林的地上被她骑在身下，真不知所措。

我知道她太想要个孩子，很长时间内，我在她面前提到“娃子”这个词都提心吊胆。

她和我说，你叫我嫂子，我知道这个事情不行，这个事情比我当年的逃婚罪名还大，但我一定要做，就做这一次，这一次不成，我就从此死了这份心。

她和我说，你和我做。

全当是和堂妹做。

什么也不要想。

她和我说，这事一辈子也不会从她的嘴里说出去，就算有了娃子，她也不会叫娃子认亲爹，就算有一天杆子知道娃子不是他的，也绝不会出现什么事情，她指的是牵扯到我的事情。

那天夜里，我特别被动，没有情绪，根本做不了她让我做的事儿。

后来她突然解开我裤带。

一下子用嘴含住了我。

我的天！她像个荡妇一样，我从不知道天下有这种攻势，她弄得很慢，但我，却丧失了意识。

结婚后，堂妹对我好，单纯的好，我认为堂妹的爱是女人真实的爱情，而杆子媳妇用指头和嘴对我，我觉得表达的不是爱情，甚至不是那个叫欲望的东西。

我想可能应该叫罪恶，就像我用刀劈倒那些人……那天回家后我就苦思冥想我曾经读过的一本什么书，那本书的大概意思说的是罪恶和罪恶产生的快感，书里还有个道理，说这样的快感叫人继续亲近罪恶。

……

<<滇西刀事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后记一年前的正月里，我的确钻进了滇西无边的甘蔗林。滇西美景已经让我惊叹，但和美景相比，我更愿意融在民风里。有幸，我的爱情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域，我的姑娘就是傣妹。我的傣妹的家乡就在滇西，那里不只有傣家。还有景颇族、佤族、傈僳族、阿昌族，当然。那里早就融进了汉族的血脉。

那次我几乎在滇西过上了半个月美轮美奂的生活。朴实和充充满质感的日子让我不得不去想勾画出一个作品。于是我同力集中在一把颇具韵味的户撒刀上，我想用一把刀来演绎这片方圆的人性和爱憎。

那个正月里，我听我想，我勾勒出一个完整的故事。我的姑娘就站在我的身后看我勾勒这个故事。她为这个故事动着情感，觉得这个故事就好像发生在她的家乡。她的傣家兄弟也被这个故事吸引，竟给我送来一把真正的户撒刀。

在完成这*文字的时候。

我回头问我的姑娘。

我说，当我们的头上时刻挥舞着长刀的时候，我们的爱情和幸福是不是会变形或者变味？她反问我，当世界上无形的刀全部现形的时候，我们的周围可能全都是锋利或者血红，那个时候，人性会变成兽性吗？她会写诗，她说得血腥，但充满诗意。

我知道，她已经看懂了。

我对自己说，人们能看懂我的文字。

滇西的夜色里时常会有雨雾，在节日里也同样有些弥漫，弥漫中烟花依然绚丽。雨雾里可以看不见一些景色，但绝对能看见或者能感觉到天边的青山和城边的江水，它们和烟花闪耀时一样清晰。

那年，在正月连续的节日里，每到夜晚，我在滇西小镇的一家阳台上，看烟花，看烟花后面的美景。

春天里我完成了两个三万字的小小说：《天刀》、《地火》，当年“刀客”在盈江(盈城)在腾冲(腾山)的故事，被我勾画出来了。

故事写得很快，我却在写完之后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愿望，要把整个故事连在一起。于是，这部《滇西刀事》用了8个月的时间。

就像小说里的人都不完美和完满一样，我要写的东西并没全部写出来。

我想写腾冲的火山、热海、湿地、想写更多的滇西民族风情。

想把户撒刀的来历也写一写。

还想用什么手法把北方汉子和滇西的汉子比较一下，甚至把女人们也安排着比较一下……但我遗憾太多。

没有好的切入点把这些带进故事里。

我只好等待下一部作品。

再下一部作品。

在《滇西刀事》即将完成的时候，我开始了这个故事的剧本写作。

我没写过剧本。

只是按照电视剧的视觉感受完成文字，但我发现。

剧本里需要的大量细节会把我的思路搞乱，小说语育和剧本的文宁很不一样。

我不敢造次，怕耽误了我这部小说的进展和杀青。

我把剧本的开头部分放在这里——这些文宁已经把我弄得慌张起来了。

群山连绵，雾气。

大片甘蔗林。

<<滇西刀事>>

天色阴郁。

.....

<<滇西刀事>>

编辑推荐

《滇西刀事》故事断断续续的时候，您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下滇西一望无际的甘蔗林，想象一下凤尾竹摇运的高黎贡山，再想象一下有一把刀或者是几把刀，那是一些有灵性的沾血气的户撒刀。

<<滇西刀事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